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

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043
No.





海屯吳後學吳訥編

記三

養魚記

程正叔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猶見其吮沫也不忍因擇
 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
 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
 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
 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
 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魚之於
 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
 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
 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



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

重修御史臺記

曾子開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詔臣肇為之記臣惟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對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



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監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再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任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庫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碑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模宏遠矣今上即政務先慈綸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

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門闔耽耽堂堂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圜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必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細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籩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一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開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以稱明詔之萬一成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

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薦惡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也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思亭記

陳無已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區區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闔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

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其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哉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進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鷄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嬖與夫誦說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有琴瑟有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書之所達過其日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日夜中晷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

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承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魯昔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在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

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旣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晦庵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湏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石經今上神筆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皮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蓋記其事且曰此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

澗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痺迨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閱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其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瀆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重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第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群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坐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入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

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巖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距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感沸湧西抵橫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護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繫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上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已限內外兩

翼爲軒牕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俏蒨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

山其上小平田疇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墮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日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疴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梧桐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萃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

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隤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北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畝村民以遠巔巖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竟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

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又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

冒色湛澌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其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喜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每日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喜之友石君之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惟先

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

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大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

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膾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

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奢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

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潛夫

丞以貳其長自道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偏為嫌以涉筆占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否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為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為人蓋寄懷事外而虛言以為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為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為職之宜然其然歟未食焉而怠其事文公乃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於是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礮石以繼俾余記一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為來

者則故不辭而為之書君名彥相今官承直郎蓋魏王官頴川郡王七世孫真不負承者云

退齋記

劉夢吉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濶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不敢將以來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

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
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閔晦寂曰忿曰武曰
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闕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
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
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
皆擇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
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
其歸闕曩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盜相
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
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
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
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
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
其終必至於誣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
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
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
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
之往自銘矣而人請予文以記之予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
退者然亦豈直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
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
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
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
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
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游焉甚樂園之

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五十年耳已撤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

戴隱記

戴帥初

戴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吳

莫齊晉吳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狘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壯荒墟僻塢人煙散朗之處而戴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游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嘗於此采蕞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游者而亦已忘其爲戴山久矣有儒者王庭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戴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戴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殆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屐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陽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翫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庭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庭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宜乎數千年之

遺歡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
嗚呼樂哉雖然庭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
叢山之爲庭吉隱必將或爲庭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
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
吾見其倏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如柳
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庭吉其歸而益求之古之
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而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常休休焉居
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支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庭吉日願受
教因書於其齋以爲記

凝道山房記

吳幼清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
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
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

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
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余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
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
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
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
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
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
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
中凝而爲冰則器與冰未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
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自我道豈
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
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
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

疑者歟疑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
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
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
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
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
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
極之溫之知之間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間學
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
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
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
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
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寔關係乎天
地之正氣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
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
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之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王尊其
文則尊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
而况其墳墓所在乎此余所以不能自已於西陽宮之記也西
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托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
墳墓在河陽時或徙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
瀧崗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
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
歸葬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年二十四登進
士科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終次年歸附
崇公之葬後還賴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四十年越國之葬

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三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鍾識云貞觀三年乙丑西陽觀鍾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于朝改觀為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祀崇公文子阡表世次二碑豎于一亭中間祠堂弊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其後堂復弊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為之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脩築瀧崗阡之門與墻紹熙辛亥良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為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閣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

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文宜也而余切有慨焉嘗聞諸禮士之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依歸末年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龍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道士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慊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此余所以不能自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默齋記

趙子昂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不欲言言而欲一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名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蟻動喘息有知無知者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拆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嘿然皆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辨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古愚齋記

胡古愚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晁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爲愚而類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讜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爲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柳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

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予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為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黯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黯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二年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今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是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克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此君軒記

程鉅夫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為清虛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作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之知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耳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

克復堂記

虞伯生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根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

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真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續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斲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鄉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

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
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鄙為大郡物殷
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
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以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
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
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
集言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待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建都水分監記

揭曼碩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
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
壩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
則水疾涸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繼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
謂之牐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
滯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
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
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渠事遷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
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徇私毋怛勢怛威惟宜適從
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
刑毋有所貸侯北自來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
凡千九百餘所咸慮于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險陋吏側立
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制
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官群吏何所聽令卿遂之老
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供億之吏何所視禁
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禮朝庭重使何所止舍
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伐材為堂于故署之西偏隅隩廓

深周阿崇寧藻績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
庫整密峻完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于重
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堤
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蓬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縱觀仰愕
俯歎其言曰惟侯明積周敏惟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
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
自丞相忠武王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
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于簡書
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侈其居榮其名以夸其民所以
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
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
矣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
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記

圭塘記

歐陽原功已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
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
豐而未攬象圭之終葵者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爲庸氏業在鄴
城西距許公有壬居可二里許公間居出舊所賜金買之塘可
五畝強餘地通二十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恭
巷盤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入有疊石假山假山之後有菊壇
古有盟誓者爲壇藝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
舍各一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
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侶過之景本訓大近
世好稱推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
字用蓋善即獎多即善嘉即歎詠也堂之稍東有安石榴一
株因之爲安石院其西南隅爲臺其顛爲楯名之曰泠然

漢人言神君至則冷然以風登者憑之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冷然有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逕稍北別爲衡門入門循逕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爲甬道達亭上亭成有蓮一莖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菊桃李爲三逕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間波無樹陰人影間錯如游畫溪也亭之西爲雙洲洲對峙中有通道自亭至洲爲納橋納而夜撤也舟穩若畫舫或篙或棹性來塘間惟意所適弟翁季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往往載酒携樂而從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簡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

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澗山山屬余記之書

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賁而余已被吉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邊知所謂領悟哉抑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爲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噐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邦神必協之繇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噐而銘升高而賦孰能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爲園池無禁也公之賢之能不易致乎余之記斯塘獨美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雖盛於一時而事有傳之百世者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力乎竹帛而致美乎林塘愚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用而使之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義以告圭塘之主人云

沈氏義莊記

黃晉卿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
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
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
及就緒而沒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
五畝建義塾構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備釋奠之儀
闢講舍齋廬延宿儒之師而聚族之子第俾隨才以受業鄉人
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
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
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厚薄之宜制隆
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
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使如所請
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有記乃序次其事

以屬筆於余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
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
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
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
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而親愛之心豈非禮
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平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
將見各人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秉爨
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
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耕讀堂記

鄭子美

鮑生浹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

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遊粗知好古入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秋亭記

陳衆仲

余識杜君企顏於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企顏朴茂喜讀書未嘗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余曰故燕城南邊多隙壤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仕而歸則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奧或對酒雅歌吹簫以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宜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爲京師之名園美地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也花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者之專賞也吾不得與焉秋風搖落之餘園空池冷游者亦無寓其目矣顧吾亭前左右是吾亭於秋爲獨宜則猗乎其綠丹楓細菊之錯出於左右是吾亭於秋爲獨宜蓋貧賤之所遭恒不足於喧妍之安而富貴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在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幽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於七月言者所以虞卒歲而謹

始於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思者乎企顏所居
金源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寂寞而
為亭以行其秋乎企顏之所以秋名其亭所思審遠矣企顏名
師孟今為方城主簿云

雪所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賢治琴書之室于所居之南因以娛賓
客也室無斲雕藻繪之觀以素楮承塵而旁施于四壁戶牖入
是室者晃然如在雪中乃題室曰雪所至元并元之五年十有
一月五日雪止余適至其所客有問於予曰冬者民隩之時也
仲賢顧欲所乎雪何哉予應之曰子不見夫綏綏而下璀璨而
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絕無人之境未嘗有所不
集者乎而豔豬焉而穢黝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為瓊瑤之
界之圃是能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乎

人哉且玄陰塞乎九壑微陽錮乎厚坤層冰嵯峨凍木僵立於
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布為大雲散為蜚霧乘回風於曲
戶映明月於廣樹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於閉藏
之日所謂豐年之兆太平之象也雪何負於人哉仲賢以明粹
之姿清白之操踐敷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
正路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不在仲賢乎佐天子贊
大臣燮理陰陽以登豐年之慶太平者又不在仲賢乎然則雪
何所不止在茲室矣余惟恐是所之不大也而客以為疑仲賢
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為
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寶經堂記

程以文

世以珠玉為寶以丹砂空青金膏水碧為物外之奇寶未嘗以
經為寶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卜人

寶龜武夫寶刀劍士有文房之寶楚國之於善晉公子之於仁親鄭子產之於不貪皆以所貴重者寶之亦未聞寶經者也故贈太常院判楊公之家獨以寶經名其堂楊公之言曰經者聖人傳道之書以爲教於天下儒者相與世守之天下之貴重莫尚焉則亦儒者之寶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四者經之大者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行萬物之化生二帝之所讓三王之所因五伯之所爭與之爲仁義道德顯之爲禮樂刑政莫不於是焉徵之信乎百王之大法萬世之權衡也哉是故易之教行則陰陽理而天道昭矣書之教行則政事舉而世道隆矣詩之教行則性情正而人道得矣春秋之教行則名分立而王道著矣有天下國家者得之則興失之則傾豈非至貴重而可寶者歟舉天下將無以尚之又惡得而不寶之也世之人惟知珠玉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之

爲寶也故鑽之不知聖人之經故不知寶也聖人之經有甚於珠玉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之寶苟知寶聖人之經則世之寶不足寶矣世之寶不足寶而後聖人之經始寶於天下吾自先世以來寶之至於今日又將傳諸子孫是以有此堂也盜賊過之而不顧勢利臨之而不奪厚其藏而人不以爲貪用之終身而無憂其爲寶也不既大矣乎公由宣文閣博士遷國子司業請書而揭諸堂上以示德訓文竊以爲今之世廼有楊公者何其好惡與人殊也人之所重我之所輕人之所輕我之所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璧爲輕赤子重也諸將爭走秦府庫蕭何獨收圖籍圖籍爲重府庫輕也明輕重之等識去取之義非知道者其誰能之楊公其亦高世之士哉宜乎卓然名家爲時儒宗振光揚聲享有祿爵也昔韋元成父子俱以明經致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寶經之意其兆

於此矣文又以期楊氏之遠也是堂也儲書萬卷諸子百氏無不有曰寶經尊經也大常學者稱之靜適先生

樂道齋記

洪武胡仲申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留郡邸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國學生也才能推擇為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款啓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麤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雖重珪累組不足以為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為富君子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

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歿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無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熒于聲色口悅芻豢體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勩而未之憊也今君乃得以名其齋其盎若飲醇醑乎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

若游康衢而皞皞以爲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爲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間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率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以哉

宋九賢遺像記

宋景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須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綠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明道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白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乃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

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顴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癭骨爽而神清須長過領內服皂領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須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須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纒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須少而棘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鱗鱗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旁一在顴別一在脣下頰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上衣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

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森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燁然
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綠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
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清衣道服皂
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
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
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
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
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也

慈孝庵記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
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世道既
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骸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福既賤貴盡
繫乎罔巒之離合丘陵之偪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

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歛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
此可葬雖踰都越邑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居室之
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爲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
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
攻其謬妄也哉余方爲斯歎而同里張君榮忽以書來曰吾父
母既沒葬於家東北一里黃塢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
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葬之
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廼於父
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
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窆
以俟而別建庵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
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願有聞也嗚呼余嘗
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

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矧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污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其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柰之何怵於淫書末伎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耶庸因請記庵之成緒而攄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庵之經始以己酉正月落成以五月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蓮塘人

知學齋記

王子充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人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盡

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由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已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已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

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已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淨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有習爲辭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爲特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蓋

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楊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脩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緒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宗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者亭朱子又集其大成以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穆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

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八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豈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謂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荐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十五

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樓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此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入轉澗南北良田也約三二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養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

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墮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骯骯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予於是蓋重歎之也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昆侖分支南爲衡嶽

以作鎮荆楚旣又分支者一東南爲五嶺而東北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嶮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草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峯者五輒然雄絕爲五老峯五峯之麓散爲群岡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聽事之東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

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爲魯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禱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國子學同官記

蘇平仲

乙巳秋

詔即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邃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

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瀆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即并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彥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

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止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能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允克止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亞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名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呂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暉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芸香樓記

謝原功

吾邑徐君季子購書之多也作樓以藏名之曰芸香而屬記於余余嘗登所謂芸香樓者即季子縱觀群書蓋閱月而不能編信乎其多書也夫多書而不能編觀則蠹易以生蠹生而不以芸香辟之則文殘字缺無完書矣然則書之完者固有賴於芸香也此斯樓所以名歟夫樓者藏書者也芸香者辟書之蠹者也而書者道之所載者也載道何書乎經史百氏皆是也古者三皇之立極也二帝之敷教也三王之尚忠質文也五伯之假

仁也其禮樂刑政顧弗布於易書詩春秋乎君子即遺經則知
夫皇帝王伯之道有隆污也雜伯如漢雜夷如唐倣先王而事
未備如宋與夫秦項之暴殘新室晉隋之篡弑戰國七雄三國
南北朝五季之分裂僭奪顧弗紀於諸史乎君子即諸史則知
夫百代之於道有得失也嗚呼斯道之傳自皇而帝而王至于
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撥亂反正而行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
於是繫易序書刪詩作春秋以爲百王法然繼春秋而爲史惟
朱子綱目筆削之公不爽其法而馬遷先黃老後六經班固輕
仁義賤守節司馬統魏歐陽以周亂唐固無取也繼易書詩孔
子而言性惟孟氏周子二程張朱以仁義禮智爲固有而氣質
則不齊能發其奧而荀卿所謂惡楊雄所謂善惡混韓愈所謂
有三品固無取也夫無取也者豈非以其講道未明而論著不
能不謬於聖人乎是以君子之所學則願學孔子也孔子已歿
學之奈何即其書明其道反之其身可也如是則進而得政可
復三代退而立言足訓萬世蓋無非斯道之所發也豈彼俗儒
所能與於此哉吾知季子不以此而易彼也不然讀書雖多亦
不足尚况藏書乎余願從季子之後而勉力焉因書以爲芸香
樓記

石經堂記

朱伯賢

石經堂者河南褚奐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古尤精篆隸
法有時名築堂占吳山之勝蓄圖書載籍及古法書名刻皮而
藏之題其額曰石經表所尚也夫聖人之道具在於經彝倫之
懿昭如日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已周轍既東遭秦虐
酸漢興博士經生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喪也蔡邕以東觀
議郎銳志復古乃與其徒陽賜韓詵覃颺正定舛譌手書刻石
天下後世抑何幸歟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歆嚮北齊徙于鄴隋

復徙長安至唐初十二八九距今文七百餘年矣世之好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三二卷况皆脫散弗全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蓬萊閣舊有石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也予他所見筆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所書而邕綜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爲確論梁武評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唐張懷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隸既工宜尊石經以表名堂之義顧不釋歟嗟夫實以名著名由實生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不既安矣乎遂爲之記

筆議軒記

貝廷臣

瓊從鍊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

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竄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爲之尋值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追遠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彭宗璉氏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

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韓
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
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
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
敢爲予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已未庚申之變太宗忍於同
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誼宗璉於建
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
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旣出獲盡觀
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夫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蓋
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首舉其
與公前所言者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



東洋圖書印

